

讀通鑑論卷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晉 秦始皇元年起

魏削宗室而權臣篡晉封同姓而骨肉殘故法者非所以
守天下也而懷愍陷沒琅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則
晉爲愈矣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
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
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
之輔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豈私計哉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則君子之爲天下君以

別入於禽獸者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全其生而使無死也原於天之仁則不可無父子原於天之義則不可無君臣均是人而戴之爲君尊親於父則旦易一主夕易一主稽首匍伏以勢爲從違而不知恥生人之道蔑矣以是而利不如其病之以是而生不如其死之也先王重不忍於斯民非姑息之仁以全軀保妻子導天下於魚蟲之聚者慮此深矣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而魏速淪亡於三世其於君天下之道得失較然矣晉武之不終也惠帝之不慧也懷愍之不足以圖存元帝之不可大有爲也然其後王敦蘇峻桓溫相踵以謀逆桓元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

遲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飢飽而劉裕功勲赫奕莫能奪也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宋文帝寵任諸弟使理國政牧方州慮亦及此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嗣是而掇天位者如拾墜葉臣不以易主爲慙民不以改姓爲異垂及唐宋雖權臣不作而盜賊夷狄進矣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抑將以射肩請隧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賢於無法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

諫必有專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故周官無諫職以廣聽也諫之有官自漢設諫議大夫始晉

初立國以傳元皇甫陶爲之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皆放此而立也諫有專官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雖然古今之時異而廣聽之與慎聽也不得不殊進言之迹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槩論也古之民樸矣農工商賈各世其業士之遊於庠序者亦各有常學不能侈聞見飾文詞以動當世迨及戰國教衰而人自爲學揣摩當世之務者競尙其說縱之以言則偏私逞而是非亂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而後無稽之言不敢破聖道紊綱紀以榮主聽則專官之任亦未可謂盡非時使然也諫官專立職專諫矣然非專諫於其官而禁外

此者之諫也不淫聽於辨言而不塞聰於偏聽苟得忠直
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乃若聽
之之道羣言競奏而忠佞相殽存乎君之辨之不徒在言
者也諫者以諫君也邇聲色殖貨利狎宦戚通女謁怠政
事廢學問崇佛老侈宮室私行遊嫖威儀若此者諫官任
之大小羣臣下逮於庶人苟有言焉則固天子所宜側席
而聽者也卽言之過而固可無尤也外此人與政其亟矣
然而人之賢不肖銓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雖君道
之所必詳而清諸其源則是非著而議論一爭於其流則
議論繁而朋黨興貞邪利害各從其私意辨言邪說將自

此以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廣聽適以召姦尤明主所深懼也以要言之言而譏非乎我者雖激雖迂而不可忽也言而褒貶於人辨說乎事者辨雖詳辭雖切而未可信也士之受規於朋友者且然而況君天下者乎然則選忠直知治者任諫職於上而主意昭宣風尙端直則羣言博采而終弗使主父偃息夫躬之流矜文采以讎其姦邪慎之也卽所以廣之也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以下訪芻蕘哉近者分諫職於臺省聽亦廣矣而六科司抄發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權糾劾移於下而君德非所獨任故詭隨忿戾迭相進退而國是大亂則廣之適以廢之黨人交

爭勞臣掣肘將諫官之設以諫下而非諫君乎拂其立諫之經而予以譖言之徑乃至僉人游士獻邪說以爲用人行政之蝨賊不專不慎覆軌已昭後世尙知鑒哉

晉始建國立七世之廟除五帝之座罷園丘方澤之祀合之於郊皆宗王肅而廢鄭元也於是而知王肅之學醇正於鄭元遠矣後世經學傳鄭氏肅之正義沒而不傳則賈公彥孔穎達之怙專師而晦道也周之祀典組紃以上不廢也而限天子之廟於五世合兩世室而始爲七元之託於義而賊仁也周禮合樂於園丘方澤者非祭也所以順陰陽合律呂而正樂也而謂郊之外有園丘方澤之大祀

元之淫於樂以亂禮也其尤妖誣而不經者爲上帝之名
曰耀寶魄又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之名爲四
方之帝有若父名而賓字之者適足以資通人之一哂而
以之釋經以之議禮誣神媒天黷祀惑民元之罪不容貸
矣託之於星術而實傳之於讖緯夫且誣爲孔氏之書王
肅氏起而辨之晉武因而紂之於是禁星氣讖緯之學以
嚴邪說之防肅之功大矣哉惜乎世遠俗流師承道圯而
肅學不傳也如其傳則程朱興起尙有所資以闢鄭氏之
淫辭與

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從容以收大功者其唯羊叔子乎

祖逖之在鮮邱宗澤之在東京屹立一方以圖遠畧與叔子等乃逖卒而其弟稱兵以犯順澤卒而部眾瓦解以爲盜皆求功已急而不圖其安未嘗學於叔子之道以弭三軍之驕氣驕則未有能成而不亂者也或曰叔子之時晉盛而吳衰攤盛勢以鎮之則敵亡可以坐待而逖與澤抗方張之虜未可以理折則時異而不可相師矣曰叔子之可以理服而逖澤不能者遇陸抗耳若夫敵國之氓信其仁厚而願歸附之則逖與澤之鄰壤猶晉宋之遺黎而叔子則晉吳異主義不相下者也使逖與澤以此臨之不愈效乎夫陸抗亦智深謀遠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耳使其

狂逞如石勒女直之爲則其亡愈速是遇陸抗者兩碁逢
敵之難而非易制於石勒女直也石勒雖驍而志不及於
江淮且未幾而國內大亂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女直雖
競而幹離不撻嬾兀术各懷猜忌豕突鹿奔無有能如陸
抗之持重以相制者使二子以道御兵以信撫民以緩制
敵垂之數十年趙有冉閔之亂金有完顏亮之變以順臨
逆以靜待動易於反掌矣叔子之功亦收之身後者也何
至於子弟爲梟獍以伏誅部曲竄萑葦而僨起哉故曰逃
與澤求之已急而未圖其安也逃有離邱之可據而郭默
邵續之流皆相倚以戴晉澤有東京之可恃而兩河忠義

皆相待以效功與爲憤興而不與爲固結二子之志義尙
矣惜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

用人與行政兩者相扶以治舉一廢一而害必生焉魏晉
其驗已雖無佞人而亟行苛政以鉗束天下而使亂不起
然而人心早離樂於易主而國速亡政不苛而用佞人其
政之近道足以羈縻天下使不叛然而國是亂朋黨交爭
而國速以亂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爲法臣民
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弑國亡無有
起衛之者然而魏氏所任之人自謀臣而外如崔_瑒毛_玠
辛毗陳羣陳矯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鯁直清

嚴不屑爲招權納賄驕奢柔諂猥鄙之行故綱紀粗立垂及於篡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則其效也晉武之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緯增吏俸崇寬宏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勗荀勗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卽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愍不異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羣小之翕訛是以彊宗妒后互亂而氏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是用人行政交相扶以圖治

失其一則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古今亂亡之軌所以相
尋而不舍也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爲治人也
則治法囚之以建而苛刻縱弛之患兩亡矣魏之用人抑
苟免於邪佞爾無有能立久長之本建宏遠之規者也孟
德之智所知者有涯能別於忠佞之分而不能虛衷以致
高朗宏通之士爭亂之餘智術興道德墜名世之風邈矣
僅一管窺而德不足以相致也晉承魏之安處時非無賢
而獎之不以其道進之不以其誠天下頽靡而以老莊爲
藏身之固其法雖立文具而已使二代之君德修而勤於
求治天下羣趨於正而豈患法之不立乎宋太祖太宗之

所以垂統久長而天下懷其德於既亡之餘庶幾尙已
杜預欲短太子之喪而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安得
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今有人焉心不忘乎敬父而坐則
倨以待情不恕乎愛兄而怒則紵其臂亦將曰存諸內而
已乎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既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
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內必飭其外所以導天下而生
其心也今使衰麻其衣疏糲其食倚廬其寢處然而馳情
於淫侈以忘其哀慕者鮮矣耳目制之心不得而動也藉
令錦其衣肉其食藻井綺疏金樞玉戶其寢處雖有哀慕
之誠不蕩而忘者鮮矣耳目移而心爲之蕩也故先王之

制喪禮達賢者之內於外以安其內而制中材之外以感其內故曰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夫鳥獸之啾啁以念死內非不哀而外無所飾則未幾而忘之矣野人之內存於外不著見者亦如是而已矣杜預之於學也亦博矣以其博文其不仁六經之旨且以之亂諒闇者梁菴也有梁無柱茅苴垂地之廬也而誣之曰心喪叔向之譏景王曰有三年之喪二謂之有喪矣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感也而誣之曰不譏除喪而譏其燕樂之已早預之存諸內者誣聖欺天絕人而禽之猶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乎故曰以禮制心心有不存而禮制之其外無別則內之存與不

存又奚以辨哉邪說逞人道息凡今之人皆曰臣忠子孝
兄友弟恭求其心而已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不仁哉杜
預之言以賊天下有餘也

嵇紹可以仕晉乎曰不可仕晉而可爲之死乎曰仕而惡
可弗死也仕則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誅子讎焉非
法也父不受誅子不讎焉非心也此猶爲一王之下君臣
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嵇康
之在魏與司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殺而殺
之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湯武而見憚
於昭是晉之終篡康且遺恨於泉下而紹戴之以爲君然